

# 鄧均

## 詩文選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鄧穎◎編選

辛巳仲子

寂寞於隱子龍解作楚筆耕別共錄此府惟此  
亦何治其理心期奇大同昭冥終有古詩筆末包等

得如程壽賦辛巳子

論和也對盤傳華世相達初彩嘆性土仲宜桂有湖  
迥他孤佳已習家倚間也驚悉親老入夢黃童公來路  
睦如奇拙花向清息息凡而阻又隆



# 邓均吾

诗

文

选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邓颖◎编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均吾诗文选 / 邓颖编选.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29-01830-6

I. ①邓... II. ①邓...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7513 号

## 邓均吾诗文选

DENGJUNWU SHIWENXUAN

邓 颖 编选

---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周显军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 尚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26 字数: 460 千 插页: 2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830-6

定价: 44.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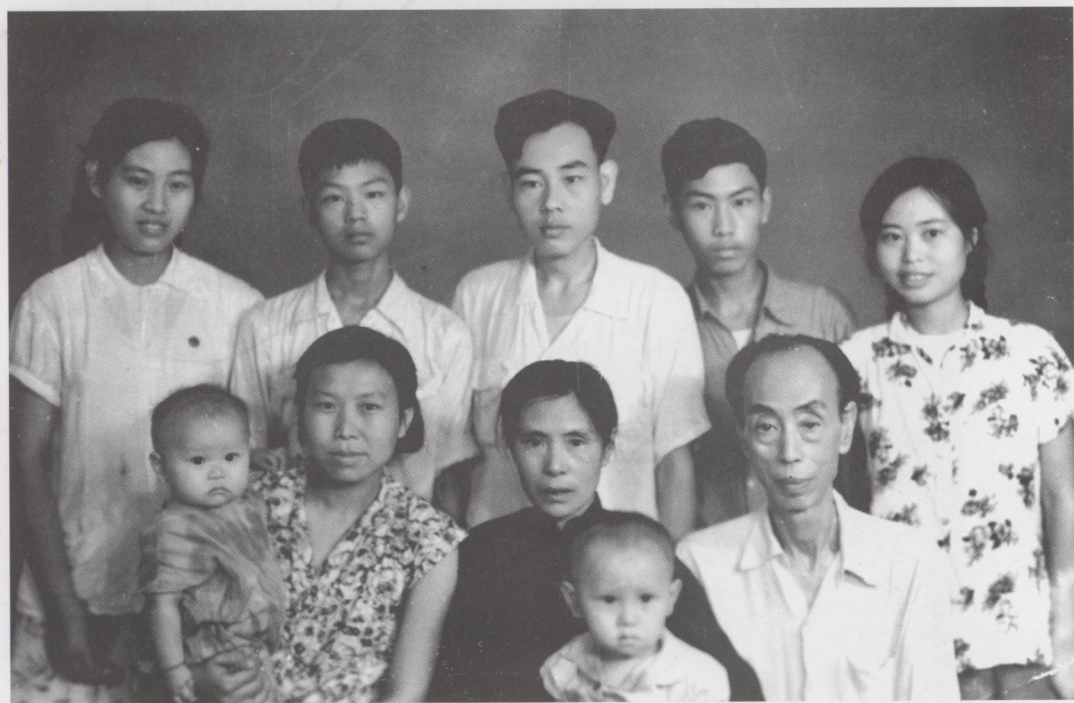




▲ 1934 年任古蔺县中学校长时摄



▲ 邓均吾 (1954 年摄)



▲ 1963 年 8 月全家合影。前排右起邓均吾, 孙邓林旭, 妻周静芳, 媳陈玉凤, 孙邓林杰, 后排右起女邓宪彤, 子邓立群, 子邓颖, 子邓季方, 女邓宪云。



▲ 两本诗选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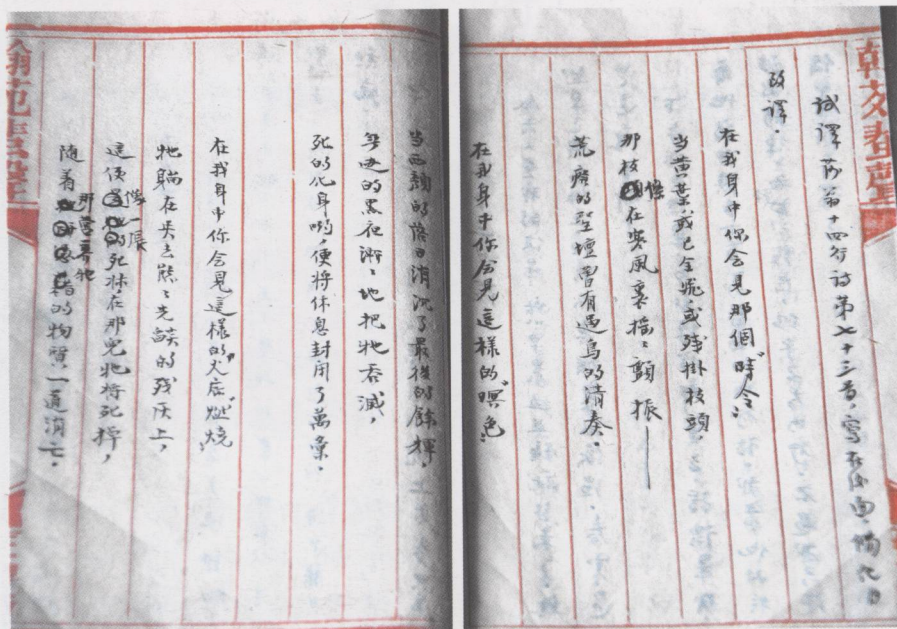


▲ 1933年、1934年翻译出版的两本译著书影





▲ 1932 年的 5 本《日记》



▲ 译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手迹(1932 年 3 月 23 日)

## 西 北 利 亚 颂 歌

——看了森林三部曲以后作

伟大的苏联，世界工人的祖国  
有了你，阴暗的地球才<sup>获得</sup>鲜明的颜色  
照耀着西北利亚旷野的太阳  
也照耀着被压迫着的心使它温暖  
我爱苏联，也爱苏联的西北利亚  
因为我记起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  
在那里曾作过沙皇放逐的囚犯  
用麵包当作是地，牛奶当作是汁  
草拟着为苏联解放斗争的经典

从前，那里是狼群咆哮，风雪的故鄉  
不被作奴隶的人们在那里受着凌虐

驱山除石，广做平，树以梓，佛夹道，溪  
文化宫，体育大道，何所欣，欣，歌声  
融，接，碧，如，玲，视，玉，碧，圆，眼，花，锦，仿  
春，好，是，红，星，亭，上，坐，夜，未，暗，西，欲，行，成  
文化宫，体育大道

七律·首

均书

- ▲ 长诗《西伯利亚颂歌》手迹（1950年4月29日） ▲ 七律《文化宫·体育大道》手迹（1961年10月）

##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醒来！太阳~~黑夜~~驱逐了星群，  
从东方高处向大野上昇。  
四光芒万丈的神箭  
射<sub>在</sub>苏丹的高岭。

鸣鸣，土窑前人们叫嚷——  
“请开门呀，赶忙！  
你知道我们停当多短，  
一朝离去，归来可就~~难~~！  
先宝

你说，清晨带来蔷薇千朵，  
可是，昨天的今在何所？  
带来蔷薇的初夏三月  
却带走~~了~~青年和凯料。

树荫下带~~了~~少许干粮，  
一瓶酒和一卷诗章，  
在荒野~~中~~<sup>里</sup>歌唱，  
荒野~~中~~便是天堂。

- ▲ 译诗《鲁拜集》41首 手迹（1968年）

## 不要忘记邓均吾 ——《邓均吾诗文选》序

吕 进

重庆不要忘记邓均吾。中国新诗也不要忘记邓均吾。

邓均吾(1898—1969年)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新诗,散文,文学翻译以及旧体诗词。他还是文学的组织家,活动家。当然,他主要是一位诗人,早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是当年创造社在国内发展的首批社员之一。

对于重庆,邓均吾、柯尧放、朱大桢、叶菲洛等等都是重庆新诗发展史上的早期诗人的姓名。叶菲洛曾写道:“我写诗十年,无论在我的生活的支持上,诗的精神和技巧的修养上,使我首先不能忘却的,便是我的老大哥邓均吾。”

邓均吾曾以“默声”作为笔名。的确,他一生默默做事,不尚功利。郑伯奇说青年邓均吾“很文静,喜欢沉默”。邓均吾一生中几乎没有写过任何有关自己的文章。但是,一位文学家的贡献、一位诗人的分量终究应该是以他的作品作为依据的。

邓均吾写诗几乎与新诗的发生同步。郭沫若这样评价邓均吾的诗:“他那诗品的清醇,在我当时所曾接触过的任谁一位新诗人的新诗之上。”邓均吾的诗清新流丽,音韵谐美,他在早期有一首《琴音》:

是那儿的琴音,  
偷渡出那一抹幽林?  
袅袅的音波,  
随风荡漾,  
沁入我岑寂的深心。

林边的月儿  
你可也伫立在听?



七个诗行,清醇的诗!这就是邓均吾的琴音:纯净,婉转的心波,沁人心脾的诗韵。

而且在早期诗人中邓均吾是比较注意诗体建构的,这很难得,尤其是他处在主张“裸体美人”的郭沫若的影响最盛的时候。他的古典诗词修养和外国诗歌修养在这一点上也许发挥了很好的合力作用。我以为对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应当予以充分的研究和到位的评价:

我曾见草木苍时江水变黄,  
我曾见草木黄时江水变苍,  
而今已是两度了,这单调的循环,  
只是我依然停滞在苍江上。

这是《漫步》里的一个诗节,从音顿,从音韵,从诗形,读者大概就可以认同我的意见吧!

早期新诗是有“非诗化”倾向的,强调“情”,主张“写”,以“自然”作为评价标准,郭沫若主张的“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颇有和者。重新重视诗美和诗体建设是历史的必然。最先提出问题是留法的成都人李思纯,他的《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1920年)说:“我认为诗的形式,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与诗的艺术,有着甚深的关系”,“诗的外形,诗的外象,即是所谓形式问题”。他不赞成“美在内容而不在外象”的观点。此后,好几位诗人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意见。陆志韦写道:“诗应切近语言,不就是语言,诗若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郑伯奇也说:“形式上的种种限制,都是形式美的要素。”刘半农更提出了系统主张。闻一多则是中国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转折点上的人物。邓均吾没有发表理论性的意见,但他应该是早期的洞察者和实践者之一。

邓均吾是文学活动的组织家和活动家,他是开拓早期新诗和领导重庆文学事业的“一粒砂金”。

早在1922年,他就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是四位编辑之一。1923年,他又和郁达夫、成仿吾一起编辑创造社的另外一个重要刊物:《中华

新报》的文艺副刊《创造日》。郁达夫去北京大学后,《创造日》就由两“吾”主持其事了。在《创造十年》里,郭沫若对这一时期的邓均吾多有回忆和赞赏,他说:“在编辑所里有一位四川人邓均吾,这要算我在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创造日》时期是邓均吾创作的多产期。《创造日》出版了101期,他在上面发表诗歌和翻译的就有87期之多。1922年,邓均吾同时还和在上海读书的四川老乡林如稷、陈翔鹤等发起组织青年文学团体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

1924年以后,他就基本在重庆了,一直到建国以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

可以说,在重庆,这样的诗人实在是不多的。忘记他是一件不明智不光彩的事。

遗憾的是,1998年重庆出版社才出版了《白鸥:邓均吾早期诗选》。在20年代邓均吾就编就了诗集《白鸥》,由于当时动乱的时局,未能出版,以至于白鸥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飞到我们面前。此前,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曾出版过《邓均吾诗词选》,但是忽略了邓均吾最重要的早期诗作,所以难以算作精本。谢谢邓颖先生,经过他的持之以恒的四处奔波,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现在《邓均吾诗文选》终于得以问世。《邓均吾诗文选》比较全面、丰富地收入了邓均吾的诗文,这是一件盛事。

邓均吾的家乡是古蔺,这里现在是以郎酒名闻天下的,所谓“神采飞扬中国郎”。郎酒的老总也是一位诗人,其实古蔺人也应该为邓均吾自豪。邓均吾长期在重庆,是重庆无可争议的文化名人,重庆人也应该为邓均吾自豪。

当邓颖先生郑重地把《邓均吾诗文选》的手稿交到我手中时,我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感到了一份光荣,感到了一份责任。

祝贺《邓均吾诗文选》出版。“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这是我掷笔时想起的唐人杜荀鹤《小松》里的诗句。

# 前言

邓 颖

## 一

邓均吾(1898—1969年),又名邓成均,笔名均吾、默声、成均、微中。四川省古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代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浅草社的诗人、文学翻译家。

1921年2月,由重庆到上海泰东书局工作,创造社成立后不久,即在上海加入创造社,参与编辑《创造》季刊和《创造日》,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同为创造社“四大编辑”和主要撰稿人。1922年,与四川作家林如稷、陈翔鹤,在上海发起成立浅草社,是浅草社骨干和主要撰稿人。1925年,为陈翔鹤、冯至编辑的《沉钟》周刊撰稿。1932年,应聘为革命先烈杨伯凯和作家沙汀、任白戈创办的上海辛垦书店译书。1935年为诗人叶菲洛编辑的重庆《沙龙》文艺旬刊写诗,是该刊主要撰稿人。1937年,在革命先烈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和会刊《笔阵》编委。1939年秋,回故乡古蔺,担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以中学教育工作为掩护,先后从古蔺、彭水、北碚、营山、重庆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市文教局文宣科和市文化局文艺科科长、西南文联常委、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和副主席、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及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重庆市历届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常委及《群众文艺》、《红岩》、《奔腾》等文艺月刊主编。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于1969年9月3日含冤病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2月26日,中共重庆市委为邓均吾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党的文艺战士。

邓均吾一生创作的作品,主要有新诗、旧体诗词、散文、评论和译著。

## 二

新诗和旧体诗词写作,是邓均吾最早进入的文学活动,也是他一生成果最多的



领域。

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邓均吾自幼就喜爱古典诗词。中学时期,与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吴芳吉成为好友,开始写作诗歌,每年暑假在吴主办的“读书会”上,交流切磋诗歌写作。

1921年2月,到上海泰东图书局工作后,即潜心写作新诗,到1922年春,其数已近百首,他还将这些诗辑为一册新诗稿。这册新诗稿得到郭沫若的赞誉。1922年8月起,即在创造社和浅草社的4个刊物上发表新诗。

发表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上的新诗有:《心潮篇》、《白鸥》、《海滨之晚》、《面包》、《淞沪车上》、《所见》、《孤城》、《对酒》等共55首。

在《浅草》文艺季刊上刊载的新诗有:《一朵桃花》、《流星》、《深夜》、《我梦想着》、《遗失的星》、《人生的观赏》、《寻梦》等共15首。

此外,在创造社第一本诗文选——《辛夷集》中,选入他的《虹》、《夜》、《哭》、《月与玫瑰》、《半淞园》等新诗5首。此书选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和邓均吾的诗文共21首(篇),邓均吾入选作品数量仅次于郭沫若。

在上海的三年间,是他早年新诗创作的黄金时代,发表的新诗不仅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这些新诗赞美自然,歌唱自由,向往光明,诅咒黑暗,探索人生的意义,追求新的理想、新的生活;诗歌诗品清醇,诗味浓郁,意境清新,感情真纯,想象丰富,构思精巧,语言凝练,句式短小,格式整齐,讲究音韵,具有音乐美和绘画美。深受创造社文友的赞赏和读者的好评。

郭沫若赞誉说:“他那诗品的清醇,在我当时所曾接触过的任谁哪一位诗人的新诗之上”(《创造十年》)。成仿吾称赞他是“一个极真挚的诗人”(《作者与批评家》)。郑伯奇评价他的诗:“音节美丽”,“清新流丽”(《忆创造社》)。郭锡光评论他的小诗《虹》说:“那种缠绵悱恻的意思,是暗藏在那悲壮流利悠扬的音韵中,如何的感人”(《读〈辛夷集〉杂感》)。

1924—1939年间,写作的新诗有《死燕》、《怀念之歌》、《野菊花》、《友谊》、《题日记》、《漫步》、《溪边》、《梦的素描》、《古旧的城垣》等33首。其中《死燕》发表在他的浅草社文友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编辑的《沉钟》周刊上。全诗长64行,共8段,每段8行,诗行匀称、整齐。这是对一只死燕写的挽歌,采用问询的形式,逐步深入,反复咏唱,诗情真纯,想象丰富,委婉动人,得到文友们的好评,特意选刊在该刊首

页。《友谊》，抒发了他对早期文友们的“纯真友谊”和深情厚意，咏唱至诚至情，自然流畅，清澈透亮，联想丰富，比喻贴切，讲究格律，别具一格。《漫步》、《溪边》等诗刊载在诗人叶菲洛和毛一波主编的《沙龙》文艺旬刊上。叶菲洛对曾经在“诗的精神和技巧的修养上”给予他帮助的“老大哥邓均吾”的诗歌，十分称赞：“技巧圆熟”，“音乐性极强的好诗”，“当我一看到一读到它的时候，我的心是何等温馨呵”（《昨日之花·跋》）！《古旧的城垣》发表在《华西日报·诗歌副刊》上，是一首十四行诗体，诗行匀称，节奏回旋，寓意深刻，针对性强。

此时写作的旧体诗词有《怀友人》、《乌江道中》、《游狮子峰》、《青山》、《过炮台湾》、《望江南》、《贫女词》等共 57 首。其中《乌江道中》共 24 首，是他取道乌江返渝途中所写，这是一幅描写“世乱岁饥”和“苛政下”船工、搬运工等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社会风情画卷，诗中发出了“几千年史尽陈陈，有甚人权赋庶民？六合纷纭思变日，便教天地一番新”的严正呼声。《游狮子峰》，反映他“几时剪却当关虎豹？”“挽得天河水倒，涤荡中原安衽席”的强烈愿望。《过炮台湾》、《望江南》等诗词写于淞沪抗战之后的上海，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引起他强烈愤懑；十里洋场的醉生梦死，麻木不仁，更使他感慨万分。诗词中“年华暗换洋场后，风景无殊故国遥”，“商女不知亡国恨，行人空赋黍离篇，梦醒落花前”等诗句，表现了他爱国忧民的情怀。

1939 年秋以后，在四川各地投身地下革命斗争，诗歌写作以旧体诗词为主。1941—1948 年间，写作了《夜雨闻鸟雀声》、《桥上》、《自题》、《去乡》、《六言绝句》等 60 多首，《桥上》，对“国破山河战鼓频”中“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寄予深刻的同情和不平。在《兀坐》中，他对“八表同昏魑魅舞”的腐败统治十分痛恨，决心“仗剑事从军”。《自题》是他的真实写照：“生来不具奴性”，体现他刚直不阿的人格；“人生识字何用，援溺振饥无能”，是他未能解救人民痛苦的自责；“清幽于我无分，我独爱听鸡鸣”，反映了他追求和期盼全国解放的心情。《去乡》，是遭敌人迫害，转移途中所写“望门投止休回顾，春到人间处处家”，表现了他临危不惧，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六言绝句》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长篇政治讽刺诗和战斗檄文。诗中无情鞭鞑了国民党政府“钩戳清洗”、“渴血甘人”实行专制统治，造成“民命不如刍狗”、“自由已死无声”的罪行。揭露了统治者“攘窃仁义”的伪善面目；甘作“天皇之后儿皇”的行径；“纸钱到处飞扬”的经济政策。勾画了“四大家族”、“豺狼鹰犬”、“高价学者”等群丑的嘴脸。警告专制统治者，难逃“人民最后裁判”，落得“帝后断头流血”的可耻下

场。通篇融会古今,旁征博引,善用成语典故,以凝练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漫画的笔法,辛辣的嘲讽,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

《得如稷书赋寄仲子》、《题扇二绝》、《南浦·得友人消息》等诗则表现了他对好友吴芳吉、陈翔鹤、林如稷的深切怀念和深厚友情。他与老友们共勉:“艺术源真理,心期寄大同。”坚信“晦冥终有尽,我辈未途穷”。

他在民国时期写作的旧体诗词被评价为“采取现代新语汇和句法,又不失传统之美,努力在新旧诗词之争中作出有积极意义的探索”,称赞他是对旧体诗词“锐意创新的诗人”之一(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他重返文坛,决心“用自己的手、脑和笔,粉碎一切反动的阴谋,来建设人民的世纪”。(《期待》)。诗歌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1949年到1965年间共写作了《献给磁器口死难烈士》、《森林之曲》、《我们的队伍》、《降龙手》、《航标兵之歌》等50多首新诗。

在《献给磁器口死难烈士》中,他怀着无限沉痛和敬仰的心情,歌颂革命先烈们“英雄的气节,圣哲的刚毅”,“视死如归的精神”;愤怒控诉“超兽性杀人凶犯”的罪行。《森林之曲》,讴歌在流放岁月里“写下了为人类解放斗争的经典”,“在阴霾的大地上,放射出光辉”,指导“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的伟大导师列宁;歌唱“人类历史的新生,开辟了新的里程”的“世界工人的祖国”;赞扬这部影片“塑造了新型英雄”,是“把艺术和人生结合到理想的高度”的“雄伟史诗”。用诗歌的形式来评介电影,缅怀先烈,抒发感情,是很有特色的。在《歌唱重庆》中,他放声歌唱“涂山字水间的重庆”,赞美山城“以豪迈的步伐随着革命前进”,“以钢铁的意志建成钢铁名城”。语言生动明快,热情奔放,节奏感强。《致长江》,热情高歌“气吞万里”,“一泻千里”,“沐日浴月”,“与大海同呼吸”的“诗的长江”;发出了“淘去了多少假英雄,勾销了多少糊涂账”,“人民不朽,你青春无恙”的深刻感慨。气势磅礴,概括古今,热情奔放,笔力雄健,而又深沉凝练,受到广泛好评。《灭鼠吟》,通过描绘田鼠的“齷齪肮脏”,“贪欲膨胀”,“利令智昏”,“跋扈猖狂”,“散播鼠疫”,危害人类的种种劣行,借喻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和本质,很有寓意和新意。

1956年起,他又继续写作旧体诗词,到1965年共写作诗词180多首。题材广泛,有歌颂祖国成就的,也有纪游、咏史、题画、怀人、赠别及纪念节日一类的诗词。这些诗词大都格律谨严,对仗工整,语言得体、精练、形象、明白,具有浓郁的诗情;内



容清新,充满时代信息和新的思想感情,能熟练地运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被诗评家誉为:“饱经风霜的老树上开出了秀美的花朵,为诗歌花园增添了光辉”(徐无闻:《老树着花无丑枝》)。

如《重庆风光组诗》、《南山纪游绝句》、《綦江初春》、《南温泉》、《鹅岭公园》等诗词,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语言精练,形象鲜明,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抒发了社会主义的豪情逸兴。

《红岩》、《题〈万里长江〉版画》、《长江第二桥成》、《秋怀》、《禾登乡观稼喜赋》、《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诗词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讴歌祖国各条战线的光辉成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情怀。

《读史杂感》、《观演窦娥冤》、《新年读史书怀》、《诗人节组诗》等诗,坚持历史唯物观点,咏评历史人物,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此外他还写了《答友人》、《送人回玉树》、《观人画柳》、《十年大庆》、《喜雪》、《中秋喜雨》、《颂“八一”建军节》、《咏物四首》等多种题材的诗词。这些诗词都饱含深情和新意,主题鲜明,具有艺术特色和感染力。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展后,邓均吾遭到迫害,身心备受摧残,处境危艰,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在1967—1968年间,写下了一些诗词,表达自己的心声。在《酷热中答人问讯》中,他热情告慰好友:“请君放眼量风物,环宇同温会有时。”在《暮春》中,他坚信“时间催物化,万古不曾停”的真理,历史车轮终将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在《秋》中,他殷切期盼“秋满苍兼,情满川原”日子的到来。1969年9月3日,他含冤病逝,这些诗词成了他的绝笔。

### 三

翻译和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是邓均吾文学活动的另一重要领域,也取得较大成果。

中学时期,邓均吾在重庆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就读,打下较扎实的英语基础。中学毕业后,失学在家,又边自学英语,边练习译作。1921年到上海后,即在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浅草社的刊物上出版和发表译著。

翻译出版的外国名著有:《贫民》(俄国杜斯妥以夫斯基原著,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8月);《虚无乡消息》(英国毛列斯原著,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8月)。这

两本译著列入创造社世界名家小说集。《希腊神话》(创造社出版部 1928 年 5 月)列入创造社丛书。

1921 年 6 月,郭沫若将一本英译本《海涅诗集》送给他,他在熟读后,逐首进行翻译。其中,《绿泪莱 Lorelei 歌》、《松》分别选刊在《创造日》第 6 期和第 12 期上。《干道之上》是英国邓桑尼勋爵原著的散文诗,刊载在浅草社的《文艺旬刊》第 16 期。

发表的其他译著有:《艺术》(英国高尔斯华绥原著,《文艺旬刊》第 11 期);《希腊与罗马神话略述》(《创造日》第 12—85 期连载);《歌德传》(布尔·卡恩斯原著,《创造日》第 87—101 期连载)。因《创造日》停刊《歌德传》未能登完,在该刊终刊号上刊载了他关于《歌德传》的一段附白:“创造日停刊了,本译稿只得在此中止,以后将继续译出,出一单行本以就正于读者。”由于他此后不久就离开上海返渝,带回的译稿又毁于家中的一场大火,使《歌德传》未能出版,已发表的部分收入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创造日汇刊》一书。

邓均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翻译的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大都是我国最早的中文译本。他在介绍外国文学名著,摄取异域营养,发展我国新文艺方面是有贡献的。成仿吾当时就曾赞扬说:“均吾的《神话》和《歌德传》都是空前的壮举。《歌德传》不曾登完,真是可惜。”(《创造日终刊感言》)

1924 年回重庆后,他又陆续翻译英国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译诗除抄录在 1932 年 3 月《日记》上的第七十三首和七十一首之外,其余都散失。

1932 年 8 月,应上海辛垦书店经理、中共党员杨伯凯之聘,为书店译书。一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科学概论》和《人类悟性论(上、下册)》。《科学概论》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所著,当时书评家评介这本译著说:“系统完整,论证鲜明,在文字上也有艺术家的风度,用美妙而带感情的柔性文笔,烘托出科学底真理,以显示自然界的秘密”是“中等程度科学概论一类著作中较好的一本”(果人:《〈科学概论〉评》)。他在这本书的《译者说明》中,明确指出这本书的局限性和缺点是:“对于科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宗教都站在二元论上观察,作妥协的调”,汤姆生“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论者,在其他领域是观念论者”,指导读者正确阅读此书。《人类悟性论》是被恩格斯誉之为英国哲学“巨匠”的唯物主义经验哲学家约翰·洛克所著。这本书系统地论证了唯物主义经验论,批驳了唯理论的天赋观念说,把这样一部哲学名著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很有意义的。

1937 到成都后,应约为《华西日报》翻译外国散文。该报 6 月 5 日的《通告》中说“邓均吾先生近正为本刊执笔翻译一篇散文”。由于不知他当时所用笔名,未能收入本书。

1948 年,他翻译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诗,第一次用旧体诗的形式翻译了《露晞词》。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迫害,处境危艰,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精心翻译了波斯著名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41 首,有的译诗前后修改了三次,足见其认真和执著的精神。1968 年翻译的这 41 首译诗,成为他一生最后的译著。也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的译诗。

#### 四

邓均吾的散文、评论作品,比之诗歌、译著不仅数量要少些,发表时间也较晚,但也有一些成功之作。

1937 年 6 月,邓均吾到成都后,先在《兴中日报》、《建国日报》任主笔,为两报写社评,不久到革命先烈车耀先办的《大声》周刊工作。为 3 个报刊写了一些通讯报道和短评。由于均用笔名,而这些笔名现尚不知晓,故未能收集。此外,他还在成都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两件事》、《抗战以来诗作检讨会上的发言》、《一定要学习去爱人类》、《读了〈保卫卢沟桥〉以后》、《抗战中的诗歌与诗人》等多篇文章。

在何其芳、方敬等四川文友编辑的《工作》半月刊上发表的《一定要学习去爱人类》中,他强调:“要认识人类的尊严”,主张对“阻碍人类向上发展的一切传统的权威、制度”,要“坚毅地予以反抗排除”,并“积极动员被这种权威制度所压迫、所磨折的人们,共同努力斗争”。他坚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尽管当今是“涂满了血污,充满了邪恶,使人性遭受着难堪、痛苦的世界”,但“人类向上发展的力量,却正在这痛苦的铁钻上承受着锻炼”,终将“会突破一切不合理的堡垒,从历史的废墟上建立起人类自由的王国。”这篇长文,文笔朴实,语言简洁,论证严密,针对性、现实性强,文友们特意选刊在该刊首页。

在《读了〈保卫卢沟桥〉以后》(《华西日报》)中,他大声疾呼:“先驱者英勇的长眠了,后死者应踏着他们的血迹无畏地走上前去,保卫我们的祖国,与威胁世界和平,蹂躏良善的恶类搏战,”“庄严而壮丽的死,便是自由而伟大的生!”